

梁家泰：有人便感覺良好

我本來不是從事攝影工作，而是讀電子工程出身的，不過我一直都很喜愛攝影，做工程師時，覺得工作很沉悶，於是索性辭職轉投攝影工作。所以在攝影創作方面我可算是中途出家。當時在英國工作，實在覺得很沉悶，於是就去了巴黎。我在那裡一間 Studio 工作及學習攝影。在巴黎生活了數年，覺得自己已學習了一段時間，於是便想回香港，看看在香港有甚麼可以做。

那時候我甚麼都會去拍攝。1976 年我開設了一間影樓維生，其他時間就喜歡拍攝一些比較即興的街頭相片。我拍攝街頭相並不是基於要紀錄這個城市的面貌，而是為了找尋一些對我來說有特別感覺的事情。當中有一些是很簡單的畫面：有人走來走去，或者有人站立望著天空。我沒有甚麼說話要透過自己的作品去講，只是覺得「過癮」便按快門。我不大懂得講理論。

數碼攝影的限制

影樓維持了六年左右，1982 年便將它結束。那時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，我就決定到大陸旅行，在旅行沿途拍攝，那差不多是我最多作品的一段時期。

我的作品可算是紀實性攝影。我對事件本身及發生了甚麼事不大有興趣，但對於事件給我的感覺興趣較大。我認為攝影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寫實的媒介，你不可以逃避這一點，而我認為最緊要造出來的作品是有感覺，不只是某一個人單單做某一件事，而是做這件事的時候如何令人感受到某種感覺。

現在人人都使用數碼相機去攝影，我卻設置了一間黑房，自己玩著一些「古老十八代」的東西。事實上數碼攝影到目前為止仍未能做到我想要的感覺，我覺得使用數碼相機創作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使用的人太容易在事後改變影像，令人在拍攝當刻不太注意自己在拍攝甚麼，因為你已經知道可以在之後慢慢「執番靚佢」，而在「執」的時候只是根據自己心中所想像：某一方面你可以說是一個好處，比較只是按快門得出的相片更有深度；但另一方面，一個人的想像力是有限的，而世界的變化卻是無限，因此我認為在數碼攝影科技當中仍然存在著限制。可能我的想法不很時興，而現在時興的東西都是令大家望一望，「靚」就算數，卻沒有考慮當中的持久性；如果過了兩年甚至十年再看一件作品仍然覺得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好。

未來創作方向

其實我並不太反對隨意的攝影，你看看荒木經惟的作品，一律都是很隨意的創作方式，但他的作品具有一個連貫性。現在最重要的是：你自己應有一個整體的概念，知道自己在做

甚麼。這時你想做甚麼也沒有問題。

現在暫時有興趣做的創作都是相當寫實的計劃。我常常覺得自己創作了的作品就不會再想，所以你問我關於自己的作品時，我實在是講不出口，因為我有很多不同方向的創作。關於香港的事物。我喜愛的拍攝對象都是人，所以我腦海中的畫面常常都有人存在。不過有一段時間曾經做了一批黑白的，較抽象的作品，大概三、四年前開始，為期大約兩年，現在間中還有做這類創作，是拍攝風景的，頗好玩。不過我大部份的創作仍是喜愛拍攝人，有人在當中我就會感覺舒服得多，所以下一個計劃還是打算拍攝香港的人，現在正在籌備中。

現在很過癮

以往香港藝術創作的環境，確實有多一點大家共同的關心主題，像九七回歸，便確實是很值得去做的一個題目，因為這是一件對我們來說很大很重要的事件。其實我覺得香港有藝術發展局的存在當然，可以為藝術界提供助力，但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藝術家本身可否帶出新意來。現在香港藝術在世界藝壇開始有自己的地位，都是一件好事。我很少思考香港藝術將來要走的路向和發展。現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創作方向，有些人回歸傳統中國媒介，有些人就面向西方，我覺得不一定要說大家應該怎樣做或走怎樣的路向。

在香港生活有一個很大問題，就是香港人好像常常沒有時間坐下來慢慢思考，但到了外國，便會發覺大部份人都會撥出時間作思考反省。在香港生活就像是要不停的工作，我認為可能是香港社會的節奏太「勁」。現在的香港是一個很「過癮」的時期，因為她正處於變異的過程中，可能變得很慘，但當然大家都希望她會變得好，能夠克服困難。而「變」的時候通常就是最「過癮」的時候，我亦希望這個「變」也會成為最蓬勃的時候，尤其是在藝術方面，能夠有新的東西走出來。這是一個大家應該把握的好機會。

訪問日期：2002年3月23日

訪問地點：中環外國記者協會

採訪、筆錄及整理：曾慶靈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–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–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